

淡樱
作品

圣上觉得她配不上微臣，
微臣愿舍侯爷之名，
弃一生荣华，只换一个她。

雕心引

DIAOXIN
YIN

下册



雕心匠

【下】

淡櫻
作品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雕心引 / 淡樱著. — 青岛 : 青岛出版社, 2016. 12

ISBN 978-7-5552-4799-9

I. ①雕… II. ①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59925号

书 名 雕心引

著 者 淡 樱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 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那 耘

责任校对 贾松波

特约编辑 时 瑜

装帧设计 苏 涛

照 排 孙顾芳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16开(700mm×980mm)

印 张 34

字 数 50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4799-9

定 价 59.80元(全二册)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建议陈列类别: 畅销·古代言情



雕刻时光

目录「上」

- 第一章 阴错阳差 / 1
- 第二章 初露锋芒 / 17
- 第三章 侯爷有请 / 42
- 第四章 为君侍疾 / 64
- 第五章 高山流水 / 93
- 第六章 斗核大会 / 116
- 第七章 最终回合 / 140
- 第八章 跟我回去 / 173
- 第九章 绥州拜师 / 212
- 第十章 侯爷归来 / 243



雕刻时光

目录「下」

- 第十一章 进入核学 / 269
- 第十二章 黄雀在后 / 296
- 第十三章 何为情伤 / 323
- 第十四章 前往永平 / 350
- 第十五章 站稳跟脚 / 395
- 第十六章 情意渐浓 / 418
- 第十七章 风波悄起 / 443
- 第十八章 贵人相助 / 466
- 第十九章 阴阳二蛊 / 486
- 第二十章 执子之手 / 502
- 番外一 成亲 / 524
- 番外二 婚事 / 532
- 后 记 / 536



第十一章 进入核学

他知道在她心里，他就是个恃强凌弱的恶人，上官仕信就是天边的明月，干净又纯粹，好得连她自己都觉得配不上。

“我们上官家世代雕核，承蒙皇帝赏识，方有核学，方有如今。我们今日于此斗核，为核学选拔人才，某有幸承天恩出题，只盼能从现在五位中选出最适合的人才，为核学，为圣上。”朗朗乾坤之下，山风习习，将他的衣袍吹得几欲扬起，漫开一片灰青，上官仁面上不复温和之色，眉宇间郑重端庄，言辞掷地有声。

五位核雕技者并排而立，依照进门的顺序，兰铮是第一个，林荷是第二个，元贝是第三个，阿殷是第四个，陆岚是第五个。

上官仁讲得慷慨激昂，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

元贝不是第一回听，悄悄地与阿殷道：“东家起码还要再说上一炷香的时间。”

阿殷听得认真，没有搭元贝的话。

“殷师姐，上回输给你，是我一时疏忽，这一回却不一定了。”陆岚在一旁笑咪咪地说。

阿殷闻言，瞄了她一眼，正好看到陆岚阴阳怪气的脸色。她淡淡道：“各凭本事。”

林荷也开了口，说：“我们上官家向来公正，核学更是严格，不是像某些人那样张张嘴、求求干爹便能进的。”此话说得直接，让陆岚青了张脸。

上官仕信一直站在亭下，离上官仁与底下的五位核雕技者都不远，见他们已经暗地里说起话来，偏头望了眼自己的父亲，见他仍是讲得唾沫横飞，再瞥他袖下的纸张，足足还有尾指般粗厚。

他重咳一声，道：“父亲，时候不早了。”

上官仁正讲到激动之处，遥想当年上官家之辉煌，被自己的儿子这般一打断，辉煌硬生生地卡断，他不由得瞪了上官仕信一眼。不过他也知今日时间紧迫，袖下纸张一收，轻咳道：“来人，将题目呈上来。”

一随从呈上一个卷轴，上官仁亲自打开。

他道：“今日斗核题目乃尔等登上大屿山时所见的景致。”说着，他拍拍手掌，有五位随从小人从鱼贯而出，搬来五套桌椅，依次而列，还有一箩筐的桃核，以供今日的五位核雕技者选择。

题目一出，五位核雕技者并没有多大的惊讶。徒步攀登大屿山，各自心里都有计较和打算，题目倒也在众人的意料之中。

林荷向来擅长雕刻山水，如今听了题目，自是打心底里放松，很快便坐下来，取出雕核器具，选了一个细长核。

陆岚抿着唇，第二个挑了核。这回倒是不像头一回那般不用纸笔，而是埋首勾画图案。

兰铮闭目沉思良久，方从箩筐里挑了桃核。

元贝瞅瞅林荷，又瞅瞅陆岚，见她们都开始动手了，挠挠头，也取了桃核坐在椅上，歪着脑袋思考着。

只剩阿殷一人站在箩筐前。

她像是石化了一样，动也不动。她毫不在意其余人的目光，安安静静地立在箩筐前，微微垂首。

这回斗核并没有规定时间，雕刻完便算完成。

上官仁坐在凉亭里，看着五位核雕技者，各自端详了一番，方问身边的儿子：“你怎么看？”

若是寻常的问话，自家儿子必定是问一句答一句，能少说绝对不多说，可是一说起核雕，他能说十句就绝对不说一句。也只有这种时候，上官仁才会觉得自家儿子的性子像自己。

果不其然，问起核雕，上官仕信便滔滔不绝地道：“兰铮偏向人物核雕，今日斗核的题目对他恐怕不利，不过他心性沉稳，比元贝有胜算。山景是静中有动，动中有静，比雕刻人物还要讲究心静与观察，元贝一路蹦跳，怕是没怎么注意大屿山的景致，观察得不够细微，更是难以脱颖而出。”

闻得此言，上官仁又问：“阿荷如何？”

上官仕信却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说：“陆姑娘擅长模仿，能觅得他人精髓，张公喜之。只是一味地模仿，陆姑娘走不远，甚至未必能比得上阿荷。”话音一顿，他的目光落在阿殷身上。

上官仁问：“殷氏如何？”

上官仕信眼里含了几分柔意，道：“她像是山间的溪流，潺潺不息，以为到了尽头，可再仔细一看，却是汇进了大海。”

他说完面色突变，回首瞪着自己的父亲。

上官仁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子烨，你道行仍然不够。”

上官仕信自知被套了话，眉头拧得能夹死蚊蝇。

上官仁打量着阿殷，有句话叫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顺眼，他这看未来儿媳亦然，他道：“子烨，为父对儿媳只有一个要求，你欢喜便好，其他都不是事儿。”

听出父亲的话外之音，上官仕信微微讶异地道：“父亲知晓了？”

上官仁不言，指着阿殷道：“她挑了个大核。”

阿殷掂量了下桃核，回了自己的位子。

她没有用纸笔，而是直接取出雕核器具，握了锉刀，开始铲平桃核的两端。

上官仁道：“她这把锉刀用了起码有八年。”

上官仕信说道：“阿殷自小便开始学核雕，至今已有十二年。”语气里颇有自豪之意。

上官仁瞅了眼自家儿子，哼笑了声：“你若对家业有这份心，我早就能安享晚年了，哪会……”说话间，他的目光不经意地落在阿殷的双手上，话音戛然而止。

她取出一把平锥刀，由内向外勾勒出细小的起伏。

上官仕信道：“她的刀功极有水准，约莫是多年苦练的缘故，很少有废刀。这个年纪能有这般功底，委实不易。”上官仁忽问，“殷氏以前师从何人？”

“说是曾遇到一个世外高人，亦是被称为元公，如今已经仙逝。”

上官仁喃喃道：“元公。”

上官仕信敏感地问：“父亲莫非认得那位元公？”

“殷氏雕刻的手法，有几分像你祖父的故人。”上官家世代雕核，上官仁自然也不例外，幼时跟随父亲闯荡南北，有幸见过父亲的那位故人雕核，手法奇特，尤其是雕刻山水时，自成一派风格。眼下这位姓殷的姑娘，乍看之下，手法还真颇有当年父亲故人的影子。

上官仕信微微一怔，问：“是……方伯的友人？”

上官仁颌首。

林荷此回是胸有成竹。

斗核的题目简直是为自己量身定做，从小父亲便教她雕核，一直专攻山水核雕。从小到大，她自己也数不清到底雕刻了多少种山水核雕。

因为雕刻得多，所以她一走大屿山便能迅速寻找出最适合雕刻的景致。

她几乎不用思考，拿起雕核器具便在桃核上雕刻起来，是山是水，是十年的功底。她选取了大屿山的一角，山河相依，有棱有角。

林荷自认是速度最快的那一个。

她抬起眼时，下意识地便望向阿殷。她仍然在埋头雕核，只可惜天色已黑，周围虽点了灯火，但依然看不清她在雕刻什么。

林荷的注意力一点儿也没留给其他人，陆岚她看不上，元贝与兰铮的实力她知道，赢得了自然好，赢不了她也尽了力，她现在的心思有一半分到了阿殷身上。

忽然，阿殷站了起来，面上露出一丝笑意。

她将核雕装进锦盒里，道：“我雕刻好了。”

她此话一出，不仅仅是林荷，连其他人也都诧异地抬眼望向她，震惊之色显而易见。林荷

很想看阿殷到底雕了什么，只可惜锦盒封得密实。她登时有了危机感，垂了首，不敢有一丝怠慢，速度也渐渐加快。

阿殷将锦盒交给上官仁，问：“东家，我雕完了，是否能下山了？”

上官仁颌首。

此回评审的是核学里剩余的十七位核雕技者，雕刻完后，交与他们，由他们决定进入核学的最后一位核雕技者。而他今日只是来监看他们斗核的。

瞅着手里的锦盒，上官仁的心有点儿痒，想打开来看看殷氏到底雕了什么，然而依照以往的规定，他不能打开。上官家从祖辈开始往宫里送核雕人才，然而上官家从不干涉。

这是祖父定下来的死规定，破者，永生不得入上官家。

阿殷见状，向上官仁欠了欠身，正要离去时，似是想起什么，又转过身来，望向了上官仕信。她低声道：“子烨，能否借一步说话？”

上官仕信轻叹一声，只好道：“夜里山路难行，我送你下山。”

夜色朦胧，勾出了一弯新月。明亮的月色铺洒在石阶上，偶有树荫，打成斑驳的月影。两道长影横过石阶，一盏灯笼荡出橘黄的亮光，随之而起的还有一道温和的嗓音：“……今日正好是二十一，绥州不宵禁，回城的时间充裕，不怕赶不上。若真赶不上也不着急，你可以拿我的令牌到绥州城外的驿站宿留。驿站里的王驿丞与我交有交情，为人很是风趣，也喜欢核雕，我先前给他看过你的荷塘月色核雕，他很是喜欢，一直想让你也给他雕一个。”

阿殷说：“这倒不是难事，今日斗核结束了，想来也要等好几日才能出结果，正好我得闲，过几日便能雕出来。子烨是我的知音，子烨的友人便是我的友人，区区一个核雕，不足挂齿。”

他的声音如玉石般温润：“想来王驿丞会欣喜若狂，他那人一快活起来便爱喝酒，有一回酒喝多了，还撒酒疯，闹得整个驿站战战兢兢的。隔了几日，王驿丞方知那一日恰好有位永平的侯爷经过他的驿站，他吓得腿软。倘若当时那位侯爷进驿站了，他怕是要得一个失职的罪名。”

跟脑袋般大的灯笼微微摇曳。

“那位侯爷传言随身带有一条饮血鞭，喜怒无常，因身有怪疾，从不近女色。尽管如此，可当今圣上仍为他备了几门婚事，一乃玉成公主，二乃青州李氏的嫡幼女，三乃侯爷的表妹月茗县主。若无这般门第，身后没有偌大的家族扶持，必是一条鲜血淋漓危机重重的路。”

她忽然停下脚步，指向远方：“原来这里能够看到普华寺的竹林。”她笑了笑说，“那一日林师姐可有与子烨说我也摔下去了？”

“嗯，是有提过。”

“那一日子烨你去捡树藤，我也准备去唤人过来时，恰好见到有一条银环蛇出现在林师姐面前。林师姐吓得花容失色，那一瞬间我毫不犹豫便跳了下去捏住了蛇的七寸。”

她敛眉又笑了声，惆怅地道：“子烨可能不知我天生就比别人力气大，寻常姑娘怕的东西我都不怕，寻常姑娘懂的东西我大多都不擅长。那一日我救了林师姐后，在陷阱里时便在

想像我这样的姑娘，居然能得子烨垂怜，还能得子烨一句嗜好核雕与我，约莫是上辈子烧了高香。”

她说话时语气还是那般轻柔，他微微偏头，便能见到她一截白皙修长的脖子，那么纤细，有月华落下，调皮地爬在她的肩头，一点一点地蔓延上去，直到小巧圆润的耳垂。

她似乎极少戴耳饰，也甚少盛装打扮，常常穿得清淡朴素，也不像阿荷她们那般，得了空子便往胭脂水粉铺里钻，她更爱核雕，宁愿满手核屑，也懒得涂上十指蔻丹。

她是个核雕痴儿。

这样的姑娘像是上天特地为他而生，从眉眼到身姿再到言行举止，甚至是嗜好，宛如从他内心走出来的一样。

他说：“时候不早了，子烨便送你到这儿了。前方已有马车等候，会直接送你回城里。你是我的知音，我也是你的知音，都说知音心有灵犀，你心中所想，子烨明白。”

阿殷动动嘴，似是还想说什么，上官仕信指着头顶的皎皎明月道：“你瞧，今夜月色如此好，都不见半点乌云。”

阿殷抿紧唇，轻叹道：“约莫是乌云也不愿挡了明月。”

上官仕信目送阿殷的背影离去，驻足停留了半晌。直到江满过来时，他才动了动僵硬的身体。

“少东家，林姑娘也雕刻好了，只剩三人了。东家说约莫要天亮才能下山了。东家特地让我来告诉少东家，上边不急，有他亲自坐镇，少东家可以护送佳人回去，顺道赏月赏夜赏花赏儿媳……”

上官仁的打趣与调侃，江满一字不落地转达。

未料却见到少东家苦笑一声。

江满干巴巴地咽了口唾沫。

上官仕信直言：“你回去转告父亲，如今他儿子只能赏月赏夜赏花，媳妇还藏在核雕里。”阿殷所言的，他岂能不明，又岂会看不清？

乌云若真想挡了明月，又有何难？

来一阵风，便有了。

再来一阵风，便也散了。

归根到底，是想不想而已。

“少东家，方才我下来时，正好见到殷姑娘上马车，附近有可疑的人影。”江满望了眼已经消失在黑夜里的马车道，“说来也是奇怪，那人身手极好，藏得也极为隐秘，见着我了，却故意显露了身影。我想追上去，只是他身手太快，我没有追上，不过他看起来毫无恶意。”

话音落时，江满见到他们少东家露出复杂的神色。

与此同时，大屿山山脚停了一辆朴素简单的马车。

马车不大，只能容下两人。

而此时车外正站了一黑面郎君，偏头向着车帘，低声禀报着。

“……那一日我救了林师姐后，在陷阱里时便在想像我这样的姑娘，居然能得子烨垂怜，还能得子烨一句嗜好核雕与我，约莫是上辈子烧了高香……”

言默十分庆幸隔着一道薄薄的车帘，见不到马车里自家侯爷的表情。

不过不用亲眼看，他也知自家侯爷此刻的表情绝对是阴沉得很。

果不其然，在他一字不落地把殷氏的话禀报完后，马车里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。

言深看了看车帘，又看了一眼言默，轻轻地摇了摇头。

真是榆木疙瘩，侯爷让他上山跟着殷姑娘，跟便跟了，要禀报便也禀报吧，也不会挑些好的说出来。他听了那么久，也知殷姑娘要表达什么，直接向侯爷禀报一句上官仕信惨遭殷姑娘拒绝、痛哭流涕回山顶不就好了吗？保证侯爷听了内心欢喜，马车里也绝不会像现在这样安静。

他对他摆摆手。

言默看也不看他，继续道：“殷姑娘上马车时表情很是愧疚，也十分沉重。”

果真是木头脑袋啊，沉默一下会死呀！改成殷姑娘上马车时表情虽沉重，但也如释重负不就好了吗？他对言默张嘴，比了个嘴型。

言默看懂了，没理他，又道：“下山时，马车里时时有叹气声传出。”

言深瞪他。

言默固执地表示要认真执行侯爷的命令，何为一字不落？这就是一字不落！

言深不想看他了，只觉以后殷姑娘若成了他们沈家的主母，说不定会记恨上言默的。何为融会贯通？这木头脑袋就从未懂过。他们侯爷对殷氏容易心软，但凡言默扯一句殷氏想侯爷了，这不就结了吗？

终于，沉默的马车里传出他家侯爷的声音。

嗯，听不出喜怒。

生气的前兆。

“言深。”

言深生无可恋地看了言默一眼，应了声：“属下去请殷姑娘过来。”准备离开时，顺道瞥了言默一眼。

就在此刻，马车里又传出沈长堂的声音：“让她带上核雕。”

言深又应了声，身影方迅速消失在黑夜中。

回到绥州时，时辰尚早。

路边还有卖吃食的，阿殷便想着给姜璇买点吃食回去。今日斗核大有以前听祖父说的话本中那种考生答完题等放榜的心情。

能不能进核学，她已然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，若不能进也无妨。她听说兰铮师兄都是第三回斗核了，至今仍是核学的候选人。

她下了马车，买了几个刚刚出炉的烙饼，正准备回马车时，又有一人前来买烙饼。

阿殷对身边接近自己的人都很留心，几乎是第一眼就认出了言深。

言深不动声色地对她挤挤眼。

阿殷顿时明白，支开了马车上的驭夫与几个保护她回去的随从，方与言深道：“可是侯爷有什么话要传达？”

言深说：“侯爷让姑娘带上核雕去见他。”

阿殷拎着烙饼的手顿了下，问：“现在？”

“是。”

阿殷说：“……我先回去拿核雕，劳烦郎君等我一炷香的时间。”

阿殷从上官家出来时，额上有薄薄一层汗水。她也顾不上擦，右手提了个木箱子便上了言深为她准备的马车。幸好今日守门的人知晓他们在大屿山斗核，她出来时并未受到任何盘问。

言深一路护送，一直跟在马车旁边，偶尔闻得车内的轻喘声，便以为殷氏在害怕，不由得道：“殷姑娘，我跟了侯爷十几年，侯爷若真生气了，你是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的。”

车内的轻喘声一停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道奇怪的声音，有点儿像是刀子划拉的声音。

言深以为自己听错了，拍拍脑袋，又竖耳倾听。

“……不知我做错何事了？”

言深答得隐晦：“出了陈豆的事后，侯爷格外担心姑娘的安危。”言下之意便是，所以殷氏你身边有侯爷的人，你的一言一行侯爷都掌握在手里，所以以后不要和上官仕信说那么多话。

饶是阿殷有一颗玲珑心，也没摸出言深此话的意思。

此时她有更加需要操心的事情。

马车停下后，言深请阿殷下马车。

岂料等了会儿，仍然没见殷氏的身影。他正要上前敲车门时，里头又发出刀子划拉的声音。言深这回确定自己没有听错，出声问：“殷姑娘安好？”

“……劳烦郎君再等一会儿。”

言深缩回手。片刻后，马车内有窸窣声响起，车门被拉开，钻出一抹纤弱的情影。她冲他一笑，道：“让郎君久等了。”

言深回过神，咳了声，道：“侯爷在屋里。”

阿殷顺着他所指望去，不禁有些诧异，竟然是一座小宅子，跟以往穆阳侯住的地方风格大有不同。她向言深点点头，便往屋里走去。

马车已经驶入宅子里。

宅子颇小，一眼便能望个彻底，一面灰青石墙上搭了个菜棚子，还挂了七八条腊肉，迎着夜风摇荡。另一面墙前，还有一辆马车，也颇小，约莫只能容得下两人。宅子里没有侍候的小童，言深也不见了。阿殷脚步微顿，又环望四周，最后往有亮光的屋内行去。

她推开屋门。

果不其然，见到了沈长堂。

他坐在一张桌案前，唇线抿直，面无表情的模样。

阿殷轻轻地喊了一声“明穆”，话音刚落，她便见沈长堂正在写字的手顿了下，眼角微抬，无端添了一丝冷然。

“核雕。”

阿殷听他一提，便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……是。”说着，她也在桌案前坐下，与沈长堂面对面地坐着，手将木箱子一搁，盖子一掀，取出了核雕。

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……

从七夕那天算起，直到今日无须宵禁的二十一，整整十四天。

十四个穆阳侯核雕。

他修长的五指一一摸过核雕，阿殷顿觉背脊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，冷不防竟生出一种幼时被祖父检查核雕时的紧张感。唾沫一咽，她见到沈长堂的手指停在第十个核雕上。

不过也只是微微一停，便掠了过去。

她稍微松了口气。

终于，十四个核雕滑过，他的手指落在她的小木箱上，轻轻一点，道：“敢在本侯面前投机取巧的，你是头一个。”

木箱里的锉刀被取出，他修理得干干净净的指甲往锉刀上一刮，落下一层核屑：“嗯？方才在马车里雕的？”

阿殷只好老实地点头。

穆阳侯冷笑：“你倒是水平高超，在马车里也能赶出来。”

阿殷说：“多谢侯爷夸奖。”

沈长堂眼角又是一抬，瞅着她，问：“你现在倒是不怕本侯了？”

她面前正好有一盏琉璃灯，将她唇上的纹路映得格外清晰，约莫是晒了一整日的缘故，她的唇有点儿干，像是欠缺了水的滋润。

他的喉结滑动。

“……还是怕的，可……可是此事侯爷您占不着理啊。第十个核雕那天我险些遭遇不测，那天都没回去，留在了普华寺里过夜。寺庙乃佛门圣地，阿殷不敢雕……”

“核”字还未出口，她的唇便被堵住。

她睁大了眼。

他冷声道：“闭眼。”

喷薄的气息悉数洒在她的唇上，她只觉微痒，眼睛也下意识地闭上。刚刚陷入一片黑暗之中，便有一道软滑扫荡过她的唇。他似是极爱她的唇瓣，舌头总在她的唇上戏弄，非得将她的唇搅得像是从水里拎出来才肯罢休。

大抵是亲太多次了，她已经习惯了。

可习惯归习惯，心底仍然有一丝害羞。在他喘气的时候，她微微后退了半步，睁开了眼，

道：“你……没有发病。”

他的唇却抵上她的眼皮，逼得她又闭了眼。

他亲吻她的眼皮，沙哑地道：“惩罚，你没有雕好核雕，还有……”

剩下的话，阿殷却没听进去。

他亲过她的眼皮后，又重新堵上她的唇，比以往的任何一回都要粗暴，甚至还带着一股子狼戾，仿佛携带千军万马而来，逼得她打开城门举白旗投降。

她城门已开，他仍然不依不饶，带着他的千军万马扫荡城池，废墟的角落也不放过，非要她彻彻底底地缴械投降。

两人之间横了一张桌案，颇有些碍事。他大手一揽，直接推开了桌案，核雕滚落了一地，发出咣当咣当的声音。她的身子顺势倒在他的怀里。

她嚅唅了一声，睁开眼时，看到他满脸青筋的模样，心下便知他发病了。

大抵是看得多了，她半点也不害怕，头一回有了求知欲，问：“为什么你一动情便发病？”

他的手指抚上她的唇，即便有一丝干燥，可也无伤大雅，还平添一丝情趣。他目光微深，似有轻叹声从喉咙溢出，很轻，轻得让阿殷误以为是幻觉。

“此病唯你可医，你若敢逃了，上天入地也不放过你。”

他话里的狠绝让阿殷硬生生打了个寒战，她先前还不明言深的话，如今总算明白了，沈长堂这尊大佛又不知在生哪门子的气了！堂堂一个侯爷跟个气坛子似的，一会这儿出点气，一会又那儿跑点气出来。

她说：“我没有逃！”

他问：“给你逃，你逃不逃？”

阿殷没想到他会这么问，一时间竟有点儿迟疑。就在她迟疑的瞬间，身上陡然一重，他已是压了过来，重重地咬住她的唇瓣。

“不许回答。”

不给她任何说话的机会，他便像是一头猛兽，狠狠地进攻。

她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木桩子，被咬得支离破碎，仓促间，也不知是谁咬了谁，她闻到一股血腥的味道。她微微地睁开一条眼缝儿，见到沈长堂跟以往的压抑有所不同，他睁着一双血红的眼，面上的青筋迟迟不消。

那血腥的味儿仿佛令他更加兴奋了。

她又疼又酥。

这个吻像是过了好几年似的，又长又慢，最后痛得她都流出了泪。

沈长堂以为自己可以控制住的，可是她的唇瓣太过甜美，一吻上便不可抑制，恨不得将她整个人都揉进自己的骨头里。可一想到言默一字不落的话语，他心底又焦躁起来。

她在他面前一直是唯唯诺诺的模样。

他知道在她心里，他就是个恃强凌弱的恶人，上官仕信就是天边的明月，干净又纯粹，好得连她自己都觉得配不上。

越是这么想，他便越是生气，下嘴也忘记了控制力度。

直到满嘴的血腥味传来，脸颊上还有冰凉的触感时，他才蓦然回过神。娇美的唇瓣已然被染红，像是雪地里怒放的红梅，他的手指一触碰，便轻轻地发抖。

她没有睁开眼，又长又细的眼睫挂着晶莹剔透的水珠儿。

他一靠近，水珠儿便顺着脸颊滑下，落入袄衣里。

沈长堂一下子懊悔起来，登时心疼得不行。

阿殷只觉身上的重量突然消失了，腰间的灼热也没有了，半晌，身边一点儿动静也没有。她颤颤巍巍地睁了眼，却见他就坐在她身边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她。

他问：“疼吗？”

阿殷说：“……侯爷您的病情似乎加重了，咬得我很疼。”她很诚实地道，“我方才便觉得有一头野……兽在咬我。”

沈长堂问：“你心里想的是野狗吧？”

阿殷被说中心事，重重地一咳，道：“明穆就算是狗，也是威武不凡的狗！”

沈长堂瞧她这个模样，松了口气的同时又有几分怅然。他说：“承了你这骂名，本侯不占点好处又岂能顺心？”说着，又俯身亲上她的唇。

这回他仿佛真的如她所说那般，是直接用舔的。

软舌将她口中的血腥舔得一千二净，比起先前的粗暴狠戾，这一次温柔得堪比外头的月光。他仿佛急着讨好她，竭尽所能地温柔。

阿殷感受到了他这份特殊的讨好，不由得有些诧异。

他问：“你想要什么？”

阿殷愣愣地看着他。

他想给她东西，怀里的姑娘柔软得不可思议，连带着他的心也柔软得一塌糊涂，想把世间最好的东西给她，哪怕她真要星辰皎月，他也会摘给她。

穆阳侯满怀柔情。

阿殷却是想了半晌，才从嘴里问出一句：“想要什么都成？”

穆阳侯有前车之鉴，当即冷声道：“不许惹我生气。”

她伸出两根手指，随后又变成三根，问：“三天雕一个核雕？”

她此话一出，沈长堂先是一怔，许久才反应过来阿殷要的是什么，心坎不由得更软了。

换作别的姑娘，怕是漫天漫地的要金银珠宝要绫罗绸缎了，偏偏她什么都不要，就提了个这么小的要求，令他心中更是怜惜。

然而，他并没有答应，目光却是往下一挪，问了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：“你在上官家吃了什么？”

阿殷又是一愣，哪有人记得自己每天吃了什么的，遂含糊地道：“就是寻常的吃食。”两人此时的姿势仍然很是暧昧，一个坐在地上，一个半躺在另一个怀里。每说一句话，他的气息便在她周围萦绕，她微微偏了头，想坐起来，离他远一些，免得他又“狗”性大发。

察觉到她的意图，他直接箍住她的腰，说：“别动，就这么待着。”

阿殷说：“我这么不舒服。”

他闻言，松开了她。

她正要坐起时，只觉腰肢一紧，整个人又跌坐在他怀里，比之先前的姿势还要暧昧上几分。这回是直接面对面地坐着，他背后是双面的坐地屏风，上面绣了一幅荷塘月色。

他的额头抵着她的额，道：“本侯的大腿舒服否？”

……简直是无赖！

她心中有气，连带着呼吸也变重，胸脯一起一伏的，有着美好的弧度。瞅见他的目光落在不该落的地方，她不自在地往后缩了下，然而背脊传来一股力道，她整个人紧密地贴在他的身上。

她喘着气，终于没忍住，骂道：“流氓！”

沈长堂却低笑道：“头一回见你，只有一马平川。”

听他还笑，她更恼了，道：“还不是因为你！每次给你侍疾完了便长胸！”

沈长堂闻言，微微拉开两人的距离，眼眸微垂，面上随即浮上喜色，不等阿殷喘够气，又吻上她的唇。阿殷晓得他的意图，反抗起来，两腮鼓成圆球，不让他进去。

他也不急，好整以暇地看着她，慢慢地轻抚她的脸颊。

两人对峙。

直到他的手慢慢滑下，她才红了张脸，道：“你……无耻……”然而话还没说完，又被堵住了唇。

他在她唇间道：“再大一些，手感好。”

脸皮烫得能煮鸡蛋了！她说：“你……你不守承诺！怎……怎么能摸我……我……”

“嗯？摸哪里？”

那个字蹦出了喉咙，在嘴里转了个弯，又吞了回去。她推他的胸膛，说：“侯爷若无事，我要回去了。”

沈长堂说：“这里便害羞了，以后该怎么办？”

她的气话登时就出来了：“谁跟你有以后！”

沈长堂今日最听不得这话，眸色登时一深，先前的阴冷又冒了出来。她只觉手腕一疼，手掌便被他紧紧地捏住。阿殷见状，也不知踩到他哪里的尾巴了，心里真是又恼又急又气。

他说：“你收下了。”

平白无故的一句话，让阿殷实在摸不清状况。

他另外一只手却摸向她的袖袋，捏了又捏，直接扯下，把袖袋上的系绳一抽，里面的东西通通倒了出来，核雕、钱囊落了一地。他拧眉问：“我送你的扳指呢？”

阿殷问：“什么扳指？”

他那一股子阴冷又重了，道：“白玉扳指。”

阿殷想起来了，道：“我放在屋里了，没随身带着。”

他道：“以后随身带着，挂在脖子上。”一顿，声音软了些，“那是我们沈家传给儿媳的信物。”

他此话一出，阿殷的小心肝都抖了抖。

儿……儿媳！

他眯眼道：“必须随身带着，下回本侯要检查。之前本侯就没想过娶什么人，才把它给你了。你要是弄丢了，得拿一辈子来赔，加上之前的三十八世，你欠本侯三十九世。”

阿殷目瞪口呆。

真真是霸道到极致的强买强卖！

手上的力道忽然松了一些。

他的手指摩挲着她的掌心，又道：“你不是好奇我的怪疾吗？想知道？”

阿殷确实想知道，好奇地点点头。

沈长堂说：“是从娘胎里带来的，一有情欲便发病，以前只能依靠饮血鞭医病，如今没有比你更好的良药。”他慢条斯理地道，“每回一发病便心如百虫吞噬，自从遇上你，你既是我的病源又是我的良药，虽难熬了些，但也心甘情愿。谁让本侯想你当我的媳妇呢？也只能认了。”

他抓着她的手缓缓地往下，又问：“你知道男人的情欲吗？”

阿殷摇头，懵懂得很，问：“……亲？”

他细长的丹凤眼里蒙上一层薄薄的旖旎，沙哑着声音诱惑地道：“我教你。”

她瑟缩了下，不愿。

他又道：“三天一个核雕。”

外头刮起了风，吹得窗子啪啪作响。

阿殷却觉那股风透过严实的窗子吹到她的心坎上，整个心肝脾肺都在发抖，不是冷出来的，而是紧张出来的。她感觉像是来到一处从未来过的地方，那么热，那么大，一切都是她从未见过的。

偏偏沈长堂还带着她上下挪动，让她的脸更热了。

她浑身都不敢动，只能任由他带着她遨游，飞翔。

她见到他脸上的青筋又冒了出来，大得吓人。

他看着她，说：“侍疾。”

她像是被蛊惑了似的，探前了身子，吻住了他的唇。她亲得很浅，他一点儿也不满足，反客为主，一手扣住她的脑袋，深入地探索。

她被吻得毫无反抗的余地，只能喘息。

也在此时，他粗喘了一声，发出一声极其满足的回应。

她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腥味。

阿殷正想低头望去时，沈长堂不知从哪儿抽出一条帕子，抹过她的掌心。帕子一展开，他告诉她：“这就是男人的情欲。”

阿殷脑子里轰的一下，整张脸都泛红了，连身体也红了。